

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

李宇明

进入新世纪最令人激动的事情之一,是汉语带着橄榄枝在世界许多地区快速传播。促进汉语的国际传播,应重视对已有的相关实践进行经验总结,鉴往而明今。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相关的实践有很多方面,主要的有:一、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;二、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语言保持与发展;三、五十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。

一、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

汉语至少从先秦就不停向四方蔓延,汉唐为盛,形成了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越南一带、朝鲜半岛、日本等地在内的“汉字文化圈”。汉语在亚洲地区传播的特点之一,是周边地区逐渐将汉语汉字民族化。一开始是引进汉文经典,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由之发轫。社会上层及知识界在学习汉文经典的同时,也逐渐用汉语文进行写作,转写政府公文等等。进而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,为满足记录本民族语言的需求,还改变一些汉字的作用,并造出一些特殊的汉字,如越南的“字喃”,日本的“国字”等。此后,依照汉字的某种特点设计本民族文字,如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设计出假名,朝鲜仿照汉字的结构方式设计出谚文,且长期汉字同假名、谚文合用。直到今天,日文还夹用 1945 个当用汉字和若干人名用字,韩国也在使用 1800 左右个汉字。更为重要的是,在日语、朝鲜语(韩语)、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,虽然现在越南和朝鲜已经不用汉字。

汉语汉字的逐渐民族化,使得这些国家已经无法离开汉语汉字。日本每年都要举办汉字检定考试,受测人数已过 200 万。日本 800 多万部手机中有 2/3 可传输汉字短信,日本计算机公司生产的汉字字库的字体有 2900 余款,日本的一些小学在提倡诵读《论语》。韩国同朝鲜一样也曾经废除汉字,但是现今已理性认识到汉字的重要性,前总统金大中说:“韩国的各种历史古典文章和史料仍以中国汉字书写,如无视汉字,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历史传统。”2005 年 2 月 9 日,韩国政府宣布,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等领域,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,规定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。¹在越南,以著名法学家范维义为代表的十多位专家联名上书越南教育部,建议在中小学开设汉语必修课。这一建议是对越南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传承问题长期反省的结果。汉语汉字,已经成为这些民族的文化根基,成为其民族语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²

汉语起码在汉代已经传播到中亚,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西亚和欧洲。但是西洋真正的汉学兴起,却是在马可·波罗之后中国文献、传教士关于中国状况及语言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传之西方。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以来的一些传教士和学者,如罗明坚、利玛窦、金尼阁、瓦罗、马若瑟、雷慕沙、马礼逊、马士曼、艾约瑟、威妥玛、甲柏连孜、卫三畏、比丘林、叶合逊等人,对汉语、汉文献进行了许多研究,为西洋汉学的形成写下了富有特色的一页。西洋汉学同“汉字文化圈”不同,其形成主要是传教和语言文化的学术行为。其中有些人懂汉语,甚至还研究过汉语方言,可谓“中国通”;而有许多人并不会说汉语,甚至连中国都没有到过,他们多是借助文献、甚至是译文资料从事汉学研究。不懂或不怎么懂汉语口语而研究汉学,是西洋汉学的一个特色。当今,西洋汉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汉语口语和书面

¹ 参见《环球时报》2007 年 6 月 7 日第 11 版。

² 见 <http://blog.phoenixtv.com/user3/phoenixok/archives/2007/675825.html>。

语兼学的人多了起来,但是,历史的汉学传统在西方多国的汉语学习和中国学的研究中,仍有不小影响。

二、海外华语的保持与发展

近代以来,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求发展,甚或到美洲做劳工。他们的足迹到哪里,也就把汉语带到了哪里。汉语有官话与方言之分,早年华人带到海外的主要是方言。之后,海外逐渐形成华人社区,不同方言的华人社区之间需要进行沟通,并需要对下一代进行语文教育,这时官话也就传播到海外。国内一次次的语言变革,如国语运动、白话文运动、文字改革等等,都会对海外华文教育和海外华人社团的交际发生影响。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,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,落地生根的华人形成了“华族”,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族,鼓励学习华族的共同语——华语,“华语”便演变为海外华族共同语的称谓。海外华语的标准其实就是大陆的“普通话”或台湾所谓的“国语”。在欧洲、美洲、非洲等唐人街上,由于交际的需要和大陆新移民的影响,那里的语言也逐渐变为普通话或是普通话与方言并用。

据郭熙先生研究,¹“华语”一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,其意义与“夷音、夷言”相对,相当于“汉语”。20世纪末,华语的意义逐渐演变为与汉语方言相对待的海外华族的共同语。海外的汉语方言与中国的汉语方言同出一源,但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,因为要表达当地的事物,因为会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。海外华语虽然是以普通话为标准,但是,除了表达当地事物和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之外,还不可避免地受到组成这些华人社区的方言的影响。所以海外华语必然呈现出地域差异,带有些许异域风情。

海外华语及海外汉语方言,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先遣队,对周围语言和所在社会也在发生影响。海外五千万华人华侨,都是汉语的国际传播员,他们及其后代的语言保持,应当得到母语国的大力支持。为了调适好海内外汉语的关系,最近几年,学术界不断呼吁建立“大华语”的概念,²并把这种大概念的华语定义为“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”,希望各华人社区的华语相互尊重,相互沟通,趋同存异,正在编写的《全球华语大辞典》,体现的就是这种学术精神。也有学者呼吁,简繁汉字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,要提倡不同华人社区的相互学习,使用简体字的社区要“用简识繁”,使用繁体字的社区要“用繁识简”,一些华人社区也可以“简繁由之”,并在相互沟通、相互协商和用字实践的基础上,科学解决简繁汉字的分歧问题。

三、五十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

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活动,可以上溯到先秦。汉代张骞开通西域,远至波斯的西域商人、僧侣纷沓东来,其中很多人熟练地掌握了汉语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载,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北魏,其京城洛阳有“四夷馆”,专为“四夷”来服之士所建,其中有许多葱岭³以西至大秦(古罗马)的高胡贩客,⁴他们中的不少人应当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汉语。隋唐时代,国子监招收了大批留学生,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文课程,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正规化,而且应有一定的规制与规模。自此以降,这种教学活动或盛或衰,但却延续不绝。

新中国成立,以清华大学招收东欧33名交换生学习汉语为标志,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。在此之后的五十来年中,形成了被称之为“对外汉语教学”的学科,

¹ 郭熙《社会语言学(增订本)》第九章第三节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² 如陆俭明(《汉语教学学刊》第1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年)、郭熙、汪惠迪、张从兴等先生。

³ 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及昆仑山、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统称。

⁴ 《洛要伽蓝记·卷三》:“永桥以南,圜丘以北,伊、洛之间,夹御道有四夷馆。道东有四馆。一名金陵,二名燕然,三名扶桑,四名崦嵫。道西有四里:一曰归正,二曰归德,三曰慕化,四曰慕义。……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,赐宅慕义里。自葱岭已西,至於大秦,百国千城,莫不欢附,商胡贩客,日奔塞下,所谓尽天地之区已。乐中国土风,因而宅者,不可胜数。是以附化之民,万有馀家。门巷修整,闾阖填列,青槐荫陌,绿树垂庭,天下难得之货,咸悉在焉。”

编纂了大量的教材与工具书,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教师,建立了国家领导机构和专门的学校或院系,成立了多个有影响的学术团体,办起了多家专门的学术刊物,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留学生,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高度。¹

新中国五十来年的对外汉语教学,把一种教学活动上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,上升到一种学科的高度,积累了在中国教授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经验,为汉语的国际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四、继往开来

进入 21 世纪,随着中国的全面进步和国际空间的扩展,世界各地对汉语学习的要求空前提高,只把外国留学生请入国门学习汉语,显然不能满足世界的要求。2005 年 7 月在中国召开了世界汉语大会,这标志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变化。一方面,会有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,另一方面会有更多的人在当地学习汉语,也就是说,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不仅要“请进来”,而且更要“走出去”,“对外汉语教学”这一概念已经不能涵盖这种新发展。

两年来的情况已经表明,“走出去”必然带来教学理念、教学管理、教学标准、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变化。满足世界汉语学习的需求,是汉语母语国应负的责任,应尽的义务;跟上汉语国际传播形势,主动适应变化,是教师、管理人员等一切与之相关人士的社会使命和学术使命。

跟上形势、适应变化,并不是要抛开历史空手上阵,而是要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,使其成为当今事业发展的铺路石。而且前述的三个方面并非仅仅是可供总结经验的历史对象,而是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还在发生着影响,利用好这些历史资源,显然是汉语国际传播事业顺利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,因此应当对此作深入研究。

¹ 参见程裕祯主编《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年。